

职业教育的历史与比较研究

主持人 和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职业教育是一个开放而且活跃的实践领域，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离不开的工具和手段；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也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学术领域。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职业教育的研究选题广泛，研究问题丰富，可以容纳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可以依据需要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栏目推介三篇职业教育历史与比较的学术论文。一篇提出了专业大类的招生规模的适宜性问题，一篇试图为中国成人能力数据建设提供他山之石，一篇努力从历史积淀中唤起对职业指导的重视。三篇文章都是通过职业教育相关主题的研究来关心人的发展问题。

推动高职专业规模结构调整和优化

——基于中美比较分析的启示与建议

杨振军¹，杨小敏²

（1.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362；2.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扩招背景下推动专业调整和结构优化是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中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背景回顾和两国专业类型对应关系匹配后，进行专业结构规模的比较分析表明，两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在专业结构规模的调整上表现出较为共通的趋势和各自的特点。基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研判，结合我国高职新一轮扩招及质量提升的要求，参照以社区学院教育体系为载体的美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变化，推动我国高职教育体系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应以第三产业相关专业为重点，巩固和加强制造业类专业，谨慎扩张农林牧渔、财经商贸等类专业，适度扩张土建、交通运输等类专业，并积极促进专业多样化和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关键词：高职扩招；专业结构；社区学院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32 (2020) 06-0001-08

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循。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结构及相应的学生规模，在相当程度决定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结构与规模的总体格局，在根本上影响劳动力市场职业技能人才的供求关系。为扩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职扩招100万的重大决策。这一战略决策既

是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也对未来我国高职毕业生“稳就业”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更对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优化专业规模结构以提升产业人才需求适切性提出了紧迫的要求。美国依托于社区学院教育体系的高等职业教育与我国高职教育功能相近，其发展历史较长，因顺应了美国经济社会需求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专业结构规模及调整趋势对于我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的优化调整具有参照

[收稿日期] 2020-10-18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JYC025）

[作者简介] 杨振军（1982-），男（汉），山东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

价值。本文围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规模结构, 简要回顾两国高职改革发展政策, 并进行两国高职专业分类及对应关系的匹配, 随后基于关联匹配口径开展专业规模结构及变化趋势的比较分析, 最后提出推动我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调整优化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1 中美两国高职改革发展政策的进程回顾

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高职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初创摸索到快速发展的过程, 本世纪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大扩招中更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1]这一时期, 高等职业教育成为许多省市高等教育扩招初期的政策选择, 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高等职业院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持续增长, 到“十一五”初期的时候, 我国普通专科年招生规模就达到了293万人, 比1999年扩招前扩大了245万人, 在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中的占比由原来的不足三成提升至1/2强。这一时期的高等职业教育仅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 就实现了招生规模从50万人向300万人的跨越, 成为各地高等教育扩招的主要增长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支撑。

在高职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 毕业生就业压力陡然上升, 高职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针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等问题, 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明确了职业教育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合理调整专业结构。2006年,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发布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变化、就业状况和供求情况, 调控与优化专业结构布局。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要求政府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 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将“人才培养的结构更加合理, 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匹配”确定为高职创新发展的目标。

“十三五”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为解决产教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更好地发挥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2017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对深化产教融合做了全局性的系统设计, 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 基本解决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 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意见》还强调, 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机制, 把市场供求比例、就业质量作为学校设置调整学科专业、确定培养规模的重要依据。2019年,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要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优化学校、专业布局, 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可见,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凸显, 优化专业结构, 加强内涵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适切性, 一直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1.2 二战以来美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大体对应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5B层次, 即以技术为主的大学教育。根据这一标准,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能主要由社区学院来承担^[2]。也就是说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大致对应于美国的社区学院教育体系。社区学院是一种植根于社区和地方的短学制高等学校, 起源于初级学院^[3], 其在二战后因顺应了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对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才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社区学院就达到了与我国高职当前大体相当的招生规模, 在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国政府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以解决产业空心化及由此带来的就业问题。产业调整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产生了巨大

需求, 社区学院发展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奥巴马政府2011年发布的《美国经济复兴路线图》和2012年发布的《致力未来: 美国职业生涯与专业技术教育大变革发展蓝图》中都明确将技能鸿沟问题视为制约美国经济复兴的最主要瓶颈, 而振兴全美社区学院系统则被确立为重振美国经济的首要举措之一。为更好地适应这一需求, 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发布《重塑美国梦: 21世纪委员会关于社区学院未来的报告》, 提出对社区学院定位的重塑, 即重新聚焦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职业技能教育^[4]。这一时期, 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产教融合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在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诸多产业领域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作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社区学院经历了60多年的改革发展, 其专业结构及调整已经相对成熟, 对于新时期明确我国高职专业结构调整方向有着重要参照意义。

2 中美两国高职专业分类及对应关系匹配

2.1 两国高职的专业类型分布

专业结构是指专业的类型及各专业之间的组合方式^[5]。美国社区学院实际承担着为中学毕业生提供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的多层次教育服务的使命^[6], 除了职业教育功能外, 社区学院还具有转学教育等多重功能, 因此专业类型也比较多样。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分类, 社区学院专业按照人才培养规格定位可以分为学术型、专业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三种类型^[7]。

学术型专业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 为学生提供升学准备, 包括了历史、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科学、哲学与宗教、人类学以及文理通识等21个学科群专业, 该类专业占美国社区学院招生总规模的近四成; 专业应用型专业, 主要培养工程师、律师等各类专业应用型人才, 包括了农业与相关科学、建筑与相关服务、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新闻传播、教育、工程、健康专业及相关科学、法律专业与研究、图书馆学、自然资源与保护、视觉与表演艺术等11个学科群专业, 专业招生

也占美国社区学院招生总规模的四成以上; 职业技术型专业主要培养技术员、技师等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 具体包括了建造行业、通信技术/技师、工程技术/技师、家庭与消费/人类科学、机械与维修技术、军事技术、公园娱乐健身研究、个人与烹饪服务、精密制造、公共管理与服务、科学技术/技师、安保服务、交通运输物流13个学科群专业, 招生占社区学院招生总规模的近两成。

我国高职专业设置与调整是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为依据的。《目录》按照专业大类对应产业, 专业类对应行业, 专业对应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的原则, 分为专业大类、专业类和专业三级^[8]。我国当前使用的2015版《目录》, 具体包括了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生物与化工、轻工纺织、食品药品与粮食、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旅游、文化艺术、新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19大类99个专业类, 共计748种专业。

2.2 两国高职专业类型对应关系匹配

为了更好地对比中美两国高职专业结构及其调整的基本特征, 需要我们对两国高职专业分类进行关联匹配。从专业分类来看, 美国的高职专业分类与我国专业分类既有共同点, 又存在一定差异。我国高职19个专业大类与产业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分别对应了农林牧渔等国民经济十多个行业门类。其中, 农林牧渔为第一产业相关专业, 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轻工纺织、食品药品与粮食等为第二产业相关专业, 其他则均为第三产业相关专业。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则主要是按照知识领域和人才规格进行的学科群分类。

我国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有“高技能人才”“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等多重表述^[9], 实际涵盖了美国社区学院专业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两种人才类型。因此, 我们将美国社区学院的专用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专业统一纳入高职口径。从专业大类(学科群)的分类口径来看, 我国高职专业以产业(行业)为主的

分类口径相对更宽，而美国以知识领域和人才规格相结合的专业分类口径则呈现了有宽有窄、以窄为主的特点，如农业相关专业，我国的农林牧渔大类专业完全包含了社区学院的“农业与相关科学”及“自然资源与保护”两个学科群专业，我国的土木

建筑专业大类则对应了社区学院的“建筑设计和相关服务”以及“建造行业”两类学科群专业。而美国的“工程”“工程技术/技师”两个学科群专业则口径相对较宽，可以同时服务于土建、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等多个行业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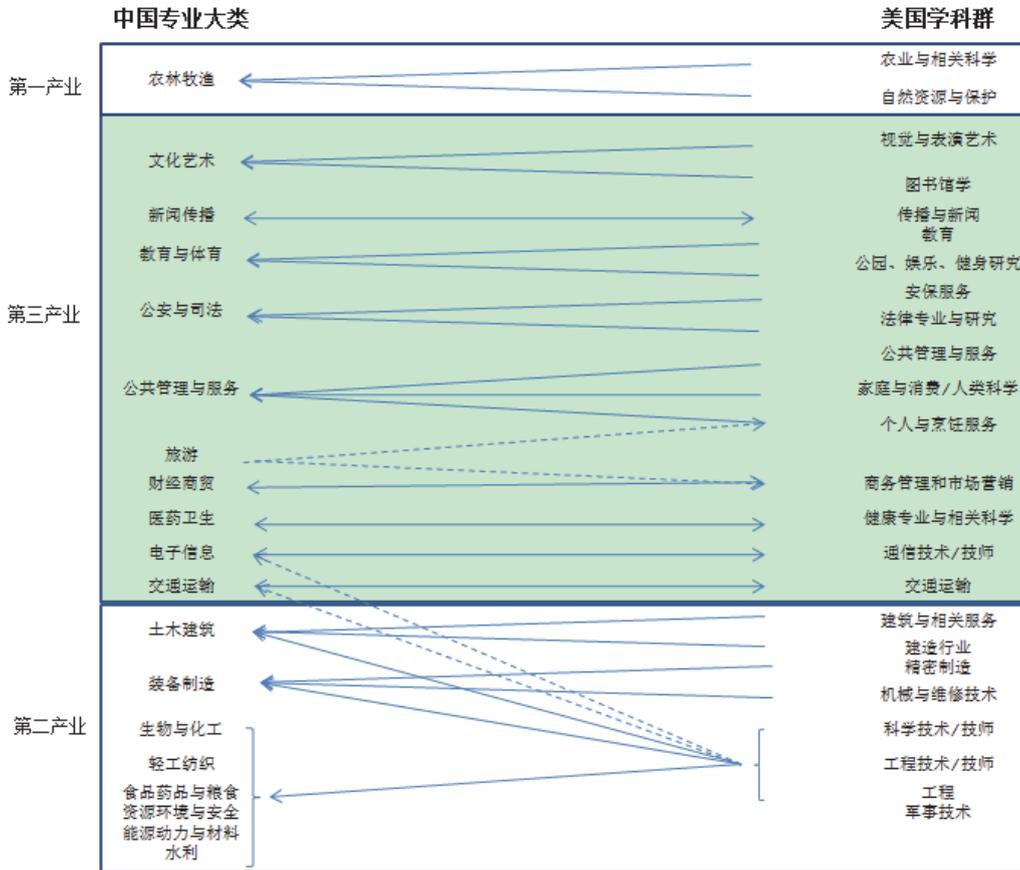


图1 中美两国高职专业分类关联

3 中美两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

为了对专业大类（学科群）人才培养规模结构进行统计和比较，本文以我国的专业大类为基础，结合不同专业大类（学科群）具体专业内涵，基于前述的专业大类与美国学科群的对应关系匹配，重点对财经商贸、文化艺术、新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农林牧渔、土木建筑、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医药卫生等12个较为典型且对应性较好的专业大类进行分析。受制于数据方面的局限，本文选取了美国社区学院2011-12学年至2015-16学年四年期的分专业在校生规模数据进行分析。我国在2015年之后采用了新版专业目录，因而本文重点选取我国高职2016-

2018年三年期的专业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我国高职各专业大类在校生数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16-2018），美国高职各学科群在校生数来源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社区学院高职教育各学科群招生人数中既包含了非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的注册学生数，也包含了同时在两家高教机构分别注册的学生数，因此在校生统计人数实际大于美国社区学院学位教育的在学人数。

3.1 中美高职各专业在校生规模及比例静态呈现

对比两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中美高职教育在各专业的在校生规模及比重总体呈现出三个特点。

表1 中美高职专业类在校生规模与比例比较(2016年)

专业类型	中国高职		美国社区学院	
	在校生规模(万人)	份额	在校生规模(万人)	份额
财经商贸	236.32	21.82%	119.01	19.49%
文化艺术	52.58	4.86%	28.33	4.64%
新闻传播	9.16	0.85%	8.42	1.38%
教育与体育	111.83	10.33%	46.26	7.58%
公安与司法	14.15	1.31%	45.91	7.52%
公共管理与服务	9.84	0.91%	45.04	7.38%
农林牧渔	17.90	1.65%	10.69	1.75%
土木建筑	101.03	9.33%	9.01	1.48%
装备制造	130.19	12.02%	32.85	5.38%
交通运输	58.79	5.43%	4.49	0.74%
电子信息	110.40	10.20%	4.96	0.81%
医药卫生	130.76	12.08%	206.73	33.86%

一是我国高职专业在校生总规模相对较高。2016年,我国高职专业在校生总规模为1082.9万人,达到了美国高职类在校生总规模的近1.8倍。除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医药卫生三大类专业在校生规模相对较小之外,其他十个大类专业在校生规模均大于美国。

二是从高职教育各类专业在校生相对规模来看,中美两国专业在校生份额均呈现了“三二一”的结构,即三产相关专业在校生占比最大,其次是二产专业,而一产专业占比最小。2016年,我国一产专业在校生占比仅为1.7%,二产专业在校生占比27.4%,三产相关专业为70.9%。同期,美国相应的一二三产业在校生占比分别为1.8%、14.5%和83.4%。其中,我国一产专业在校生所占份额与美国大体相当,不同之处在于,我国二产专业比重高于美国十三个百分点,而美国三产专业比重则高于我国约十三个百分点。

三是两国高职专业培养规模的类别结构差异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美国医药卫生类专业占比较大,占了美国高职类专业在校生近三分之一,公共管理与服务、公安与司法两类在校生份额也大大高于我国,而我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交通运输和土木建筑四类专业的在校生份额较高。两国在新闻与传播、文化艺术以及财经商贸三类专业的在校生份额相当。另外,我国在教育与体育类专业在校生配置的力度要比美国略大一些。

3.2 中美高职各专业在校生规模比重变化趋势

从专业调整的趋势来看,中美两国在专业调整

方向上出现了结构侧重性的变化差异。美国三产专业在校生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二产专业在校生占比则提升了1个百分点,一产专业占比也提升了约0.5个百分点,而我国则刚好相反,第三产业相关专业在校生比重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相关专业在校生占比则降低了3.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相关专业在校生占比略有上升。

从具体专业类来看,我国财经商贸、装备制造、土木建筑、公司与司法、文化艺术五类专业的在校生份额相对缩减,其中以财经商贸类专业下降幅度最大,三年间降低了2.4个百分点。而美国医药卫生、公共管理与服务以及装备制造三类专业的在校生份额出现了缩减,其中以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和医药卫生类下降幅度最大,四年间下降了2个百分点。从专业扩张的情况来看,两国在校生份额有所提升专业的扩张都比较“温和”,其中,我国的电子信息相关专业在校生份额较快,三年间提升了2.3个百分点,其次是教育与体育类和交通运输类,提升了约1.1个百分点,而美国的财经商贸类专业增长最快,四年间在校生份额提升了1.5个百分点。

表2 中美高职专业类在校生规模与比重变动比较

专业类型	中国高职		美国社区学院	
	在校生规模增减(万人)(2016-2016)	份额增减(2018-2016)	在校生规模增减(万人)(2016-2012)	份额增减(2016-2012)
财经商贸	-16.48	-2.43%	-20.85	1.51%
文化艺术	1.01	-0.13%	-5.75	0.26%
新闻传播	0.51	0.01%	-1.2	0.14%
教育与体育	18.04	1.13%	-9.99	0.34%
公安与司法	-0.16	-0.07%	-11.31	0.16%
公共管理与服务	1.66	0.11%	-29.74	-2.24%
农林牧渔	1.34	0.04%	0.81	0.48%
土木建筑	-15.92	-1.82%	-1.96	0.06%
装备制造	-2.47	-0.76%	-11.19	-0.28%
交通运输	14.25	1.01%	0.2	0.18%
电子信息	31.39	2.31%	-0.31	0.13%
医药卫生	18.31	1.07%	-72.23	-2.01%

4 对我国高职专业规模结构优化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尽管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以及高等教育所处发展

阶段有所不同,但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却有一定的普遍规律性。美国高职专业结构及其调整趋势对于明确我国高职新一轮扩招背景下的专业结构优化路径有重要启示。

4.1 基于比较分析的高职专业结构总体思考

一是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仍有充足的扩招空间。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跻身世界第一的今天,高职教育是否还有继续扩招的空间,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美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发达经济体,尽管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已经半个世纪有余,高等教育人才存量丰富,但社区学院仍保持了每年600万人以上庞大在校生规模。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经济产业发展和升级所带来的职业岗位“知识”“技能”含量不断提升的新要求,这也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高职扩招提供了依据。

二是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应顺应产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这必然要求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规模与产业需求相适应。从对比结果来看,中美两国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与本国的产业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如2016年,美国三次产业GDP的比重为1.3%、24.0%和74.7%,而我国三次产业GDP的比重则分别为8.1%、39.4%和52.4%。尽管两国均呈现出“三二一”的基本格局,但我国一产和二产占比仍然相对较高,而三产占比相对较低。两国产业结构基本格局和差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到了高职各类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结构中,我国专业在校生规模结构也呈现了“三二一”的基本格局,二产专业在校生比重明显高于美国,而三产专业在校生比重也低于美国。基于对各国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认识,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三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由此也必将催生更多的高职人才需求,三产专业必将成为未来我国高职扩招的重点专业领域。

三是高职专业结构与行业结构的适应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而非机械匹配。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对于高职类人才的需求强度也必然是不同的。如美国三次产业从业者的比重分别为0.9%、14.9%和84.2%,而我国则分

别为27.7%、28.7%和43.5%,从业者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与三次产业的GDP结构并不严格匹配,这主要是由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同样,由于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性”和“职业性”双重属性^[10],使得高职人才培养更多地应当面向行业中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等级技能水平的职业岗位,而行业活动的特性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得不同行业对于高职人才需求必然不平衡。因而,各类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合理与否最终应由劳动力市场来检验,专业调整应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动相适应。通过对2015-2018年我国高职各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追踪发现,农林牧渔、财经商贸、旅游等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趋势不容乐观。这些类型专业应届毕业生连续四年平均就业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也仅为55%左右^[11],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同时,该类专业毕业生平均工资也相对较低,且增长幅度低于其他类型的专业,反映出市场需求已经呈现出疲软态势。尽管与美国相比,我国该类专业占比仍然相对较低,但短期内我国应该对于此类专业扩招持谨慎态度。相反,尽管土建、交通运输、艺术设计传媒等专业在校生份额已经相对较高,但是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来看,就业数量和质量均相对较高并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属于就业状况较好且增长较为有力的专业,短期内仍可适度扩张。

4.2 推动高职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几点建议

一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统筹推进重点行业相关高职专业人才布局。从行业构成来看,尽管美国的医药卫生和公共事业管理类专业在校生规模和比重均有所下降,但是仍显著高于我国,特别是美国的医药卫生类专业,占到了高职在校生总规模的近三成,这与美国发达的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产业是密切相关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需求也必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高素质养老服务、家政服务、护理人才等的短缺现象已经凸显,尽管相关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数量有所增长,但是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亟需统筹资源着力加强相关专业布局。

二是服务“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需求,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制造类专业。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世界各国都重新审视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纷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制造业振兴战略。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也适时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旨在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努力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为保障制造业升级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高职教育中制造类专业的地位是无论如何都需要巩固和加强的。从当前中美两国高职制造类专业培养规模对比来看,我国装备制造类高职专业在校生规模达到了130万人以上,约为美国的四倍左右,在校生份额也达到了12.0%,也远高于美国的5.4%,这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基本适应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美国还有三类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通用型专业类,即“工程”“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技师”三类专业,如果我们将这些通用型制造相关专业的在校生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美国制造相关专业的在校生规模将达到93万,与我国的差距明显缩小,而且在校生份额将达到13%,也并不比我国低。同时,尽管美国制造业相关专业在校生规模和份额在这一时期有所下降,但其中的“精密制造”和“工程”两类专业在校生份额却是有所上升的。而反观我国装备制造类专业,在校生规模和在校生份额却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三是满足多元化社会需求,高职专业类型应更加多样化。从中美两国专业类型来看,美国社区学院专业类型更加丰富和多样,既有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专业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专业,也有为学生升学服务的学术型专业;既有服务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专业,也有以满足个人或家庭需求为主的专业,如“家庭与消费/人类科学”学科群中的家庭经济学与相关研究、编织与着装研究、工作与家庭研究等专业。此次高职扩招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直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理论,普及化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化”和“适需性”^[12]。此次高职扩招除了“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向中职应届毕业生和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

开放,还将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也纳入招生范围。按照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作为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重要纽带,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在坚持就业导向的基础上,也应充分考虑部分生源群体在补偿教育、升学教育以及提升个人和家庭生活品质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四是加快“关、停、并、转”老旧专业,加快推进现有高职专业的内涵建设。随着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的加快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行业企业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强劲。然而,与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相矛盾的却是每年我国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和突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从专业类型来看,畜牧兽医、广播影视及表演艺术等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已经多年低于90%^[13],而电子信息、旅游等部分类型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甚至仅为50%^[14]。供需错位现象的背后更多地反映出部分高职专业过于老旧所造成的人才培养规格质量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关于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原因的调查显示,有11%的毕业生是因为“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13%的毕业生是因为“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15]。提升存量和增量品质相结合,实现有“质量地扩招”是本次高职扩招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在扩招的同时,加快关停并转部分就业质量较低的老旧专业,例如,地处发达城市举办的畜牧兽医专业、动物医学、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林业技术等专业可以考虑转型升级为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园艺技术专业等以适应生源和市场的新需求。在加快推进专业结构优化的同时,还应坚持专业内涵建设不松懈,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范笑仙, 邓庭瑾, 卢威. 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 职教发展研究, 2019(1):4.
- [2] 吴雪萍. 新峰. 美国社区学院的高等职业教育管窥[J]. 教育与职业, 2002(2): 57.
- [3] 邢栋. 社区学院发展历程分析[J]. 中国成人教育,

- 2017(04): 155.
- [4] 朱浩. 冰雪. 美国社区学院的新变革[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1): 99-105.
- [5] 薛天祥. 高等教育学[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3.
- [6] 丁楠, 杨院. 美国重振制造业视野下社区学院的发展举措与启示[J]. 职业技术教育2018(25): 69.
- [7] 鳄嵘. 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的特点及其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4): 2.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及专业简介[G]. 北京: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016: 2-10.
- [9] 匡瑛. 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性”之感及其当代破解[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1): 15-21.
- [10] 孙毅颖. “高等性”和“职业性”二维视域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12): 79.
- [11][13][14][15] 麦可思研究院. 2018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 18, 40, 42, 111-112.
- [12] 匡瑛, 石伟平. 百万扩招, 高职质量须保证[N]. 光明日报, 2019-10-29(15).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s and optimizations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majors

—Inspiration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ang Zhenjun, Yang Xiaomi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 Beijing, China 1000362;
Institute of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

Abstract: I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omote major adjustment and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panding enroll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olic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tch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ajor setting. Wi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ajor structure and scale, it shows that the major configu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jor structure scale presents both a common trend and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round of expanding enroll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err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maj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ommunity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as the carrier,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major configuration of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of Chinese labor market. It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tertiary industry related majors,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manufacturing majors, to prudently expand specialties such as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finance and commerce, to appropriately expand civil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majors, and to actively promote major diversification and strengthen specialty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xpanding enroll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jor configuration, community college

【责任编辑：滕永华】